

神秘失踪案



52

2.2

SHEN MI SHI ZHONG AN

神秘失踪案

[美]帕·杰·麦克唐娜 著

许晶心 邵与杰 译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神秘失踪案

〔美〕帕·杰·麦克唐娜 著

许晶心 邵与杰 译

★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大安县印刷厂印刷

★

792毫米32开本 6.25印张 136 000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7 040册

10377·85 定价: 1.20元

目 录

神秘失踪案·····	帕·杰·麦克唐娜	(1)
1 鲍尔失踪·····		(1)
2 侦探巴迪·····		(6)
3 伴着忧虑的喜讯·····		(13)
4 安娜家里的盛大节日·····		(21)
5 兰博的隐痛·····		(30)
6 陌生人·····		(37)
7 夫妻的分歧·····		(45)
8 恶梦·····		(51)
9 唯一的线索断了·····		(56)
10 谜底在哪里·····		(64)
11 爱德华兹·····		(71)
12 为托马斯送行·····		(76)
13 童年的记忆·····		(85)
14 鲍尔又失踪了·····		(88)
15 在磨房里·····		(92)
16 “妈妈! 妈妈!”·····		(102)
17 打不通的电话·····		(108)
18 烈火中的母与子·····		(110)
19 把他挤回老窝去·····		(119)
20 幸福的明天·····		(126)
她得到了真正的爱·····	凯·拉尼根	(128)

神秘失踪案

帕·杰·麦克唐娜

1 鲍尔失踪

盛夏酷暑，毒日当头。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，都躲在装有空调的屋里。而不满四岁的小鲍尔，却象对这个热天毫无感觉，在院子里起劲地玩弄着他的新玩具——一辆小汽车。

他蹲在草地边上的小沙土坑里，聚精会神地玩着。一会儿把汽车推上沙堆，一会儿又放开来，任它沿着斜坡自由地飞跑。嘴里还不断地发出“嘟嘟嘟”的响声。

安娜怕鲍尔晒坏了，特意跑出来想把儿子叫回屋里去。可她看到鲍尔那满脸认真的样子，又不忍心打搅了他的兴致，于是悄悄地站在鲍尔的背后，欣喜地看着她的天真可爱的小宝贝。

鲍尔一玩起来，就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刚换上不久的小海军服，已是泥沙满身没个衣裳样了，小海军帽顶里的圆圈钢丝被踩弯了，弄得方不方，圆不圆的，袜子也不在应有的位置，而是鼓鼓囊囊地堆进了运动鞋里。安娜看着鲍尔这个狼狈相，忍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。

鲍尔回头看了看他的妈妈，知道是在笑他，自尊心受到了损伤，“哇”的一声要娇地哭了起来。

安娜急忙蹲下身来搂住鲍尔，把脸贴向鲍尔，小声地说：“你姐姐正在屋里睡觉，可别把她吵醒了。”

鲍尔从妈妈那严肃的语气中知道，他是不该再大声哭叫了，马上抹了抹鼻涕，止住了哭声。他抬头望望安娜，悄声地问：“特蕾茜能出来跟我玩吗？”

“今天不能出来跟你玩了，她病了，等她病好了就会跟你一块儿玩儿的。”

鲍尔懂事地点点头，闪着褐色的小眼珠对妈妈又看了几眼，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就把他的兴趣转回到他的小汽车上，又蹲在地上玩起来。

一阵沁人的凉风吹拂过来，在这毒辣辣的热天里，能遇到这么一阵凉风，真是一种极好的享受啊！安娜迎着微风，仰起脸，理理头发，顿时觉得一夜未眠的疲劳似乎被驱散了许多。

儿科大夫说特蕾茜得的是很常见的热感冒，只要高烧一退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尽管这样，安娜还是一夜未睡，一直陪伴在特蕾茜的身边。她倒不是怕特蕾茜有什么危险，而是怕她因发高烧难受，在夜间吵闹，影响了丈夫托马斯的休息。托马斯第二天早晨要和公司的财务经理一块儿开会，若得不到休息，是会耽误事情的。

还好，托马斯一夜睡得很香，今早起床后，还和往日一样的愉快，用过早餐就兴冲冲地上班去了。

安娜对托马斯爱得很深，并且认为对丈夫体贴关照是做妻子的责任。她从内心是一直觉得他比任何男人工作得都出色，托马斯是全家的骄傲。他们结婚已经八年了，仍如新婚一样，还是那么互相温存、体贴。

安娜对这四口人的小家庭非常满意，尽管她因女儿生病

而一夜未睡，浑身异常疲乏，但她一想到她的美满家庭，脸上就布满可掬的笑意。

“我得看看小猫去了。”鲍尔的自言自语，把安娜从遐想中唤了回来。她向鲍尔望了一眼，鲍尔已经扔下手中的小汽车，向敞开的院门跑去了。

安娜急忙赶了几步，将鲍尔抱在怀里：

“鲍尔，你怎么又要乱跑，不愿玩了就跟妈妈回家去吧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要去找小花猫。”鲍尔哭叫着。

“小花猫在家里哪，回家你就看到小花猫了。”安娜抱着鲍尔边走边说。

“不，不，我看见小花猫往树林子那边跑去了。”

当安娜抱着鲍尔快进家门时，听到特蕾茜微弱的哭叫声。她对鲍尔说：“咱们进屋看看特蕾茜怎么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鲍尔拼命反抗，“我不进屋，我不回家，我要去找小猫。”

安娜急于去看特蕾茜，只好把鲍尔放在地上：“好吧，你不进屋，就在这玩吧，可不要乱跑。”她怕鲍尔再跑出院去，特意将院门关上，再次叮嘱鲍尔，“可不要乱跑啊，妈妈去看看特蕾茜就回来。”

特蕾茜醒来不见身边的妈妈，从小床上爬起来抽泣着。她见妈妈来了，象受了很大委屈似的大哭起来。

安娜搂着特蕾茜，贴着她的脸蛋儿，说：“我可怜的小山羊，烧坏了吧！你是不是该让妈妈给你讲个故事了？”

“我不听故事，妈妈唱支歌吧。”

“好，唱支歌，你想听什么歌儿呢？……《星光闪烁》？”

特蕾茜点了点头：“嗯。”

安娜把特蕾茜放在儿童床上，轻轻地拍着特蕾茜，低声地唱起来。

特蕾茜听得很入神，她那烧得红红的小脸儿上，浮起了满意的笑容。

特蕾茜在安娜优美而深情的歌声中，安静地睡着了。

安娜把小被给她盖好，又放轻脚步急忙走下楼去看鲍尔。

忽然门厅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来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要接电话鲍尔还在外面没人照看，不接电话又怕铃声把特蕾茜吵醒。她抓起了耳机：“喂，您找谁呀？”

“喂，安娜，我是艾里斯呀。你是不是跑来接电话的呀？我听出来了，你现在还在喘着粗气哪。”

“是的。艾里斯，我刚在楼上和特蕾茜在一起，她感冒了，我刚把她哄睡。”

“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我真希望这电话铃声别把小特蕾茜吵醒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“今天下午我想到俱乐部去用茶，你能和我一块去吗？”

安娜面对这盛情之邀，真是左右为难。答应赴约，现在太难了，要是谢绝，又有碍口之处。

艾里斯是她的邻居爱德华兹的夫人。因为爱德华兹是有名的百万富翁，又是在社会上有威望的慈善家，所以艾里斯从嫁给他那天起，就处在一个附属的地位上。她对爱德华兹是百依百顺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与她贵族家庭出身很不相称的胆小、怯弱和没有主见的性格。

艾里斯为了排解她那剩余过多的无聊的时间，就常找安娜与她一起喝茶，有时也邀安娜去参加爱德华兹举办的慈善

事业的集会。因为这些交往，使这两家的主妇成了贴心的挚友。

安娜与艾里斯的交往并不完全是碍于情面的被动应酬，因为安娜也很希望通过艾里斯的关系，能走出家门和社会上的各界做些接触。今天的邀请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然而今天她是无法出去了，一个有病的孩子无人照料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还在到处乱跑，她怎能离开家呢。

安娜无奈，只好对话筒说：“艾里斯，实在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能去了，特蕾茜和鲍尔都没法离开……”

“噢。”安娜听出艾里斯失望的口气。

当安娜挂上电话走出门廊时，已不见鲍尔的影子了。

安娜到处喊，到处找，嗓子都喊哑了，跑遍了她能去的地方，都没找到鲍尔的踪影。

天，渐渐黑下来了，一切景物都在暮霭中模糊下去，直至消失。

安娜连累带急，弄得筋疲力竭，她望着眼前的沉沉黑夜，祈望她的小鲍尔能突然站到她的面前。

她的眼泪，她的呼喊，她的祈求，都改变不了现实——鲍尔突然失踪了！

2 侦探巴迪

一个普通公民孩子的走失，对侦探来说，很难排进他们的行动计划中去。在金钱上难有可观的收入不说，接手这种案件，经常是无效劳动；费了力气，找个天翻地覆，结果是孩子玩累了，躺在什么地方睡着了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
巴迪是颇有名气的侦探，他更不屑于办这种案件，但当听到托马斯和安娜对情况的介绍后，才稍有所动。尤其是安娜那动之以情的母爱，深深地打动了巴迪。他破例地决定，要接手这个案子，并且连夜开始了行动。

巴迪来到安娜的家里，他要从房屋周围的情况中找到可供利用的蛛丝马迹。当他来到安娜的家时，见到已有许多人集聚在这里。有的是邻居，有的是亲朋，还有素不相识的好心人，都来帮助安娜。他们在每一棵树的后面，每一堆草的下面细找苦寻。

巴迪见到这种场面，眉头皱了一下：你们这样的帮忙，只能破坏我工作的条件，失去分析情况的依据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作用。

托马斯理解了巴迪的意图，他和巴迪一起把这些好心人劝了回去，巴迪才正式开始他的工作。

巴迪的工作方法很怪，他除了对鲍尔经常玩的小沙堆多看了几眼，向托马斯提了几个问题外，对其他事情都没太大的兴趣，只是一个人心不在焉似地到处漫步——从住房的四周渐渐向远处延伸，在不足半平方公里的方圆内，他反反复复

地足足走了三个小时。他有时看看草地，有时摸摸树枝，有时向邻居家的楼房望望。使跟在巴迪身后默默走着的托马斯很不理解，甚至有些愤怒的是，他对托马斯的汽车倒格外有兴趣，他不仅细看了车胎的花纹，还量了前后桥的间距。好象鲍尔的失踪与他这辆汽车有直接关系似的。

托马斯的不满，似乎被巴迪看出来，他对托马斯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关心的事情可能对你有些刺激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也该休息了。”

“巴迪先生，您……”托马斯见巴迪连个分析性的估计都没说一句就要告别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

“托马斯先生，你是丈夫，你应当给安娜些力量。她总这样痛苦下去怎么行哪，应当劝她休息一会儿，请你转告她，应当相信我，我只要接受了这个案子，就会全力以赴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巴迪先生。”

“请你代我向你的夫人安娜道声晚安吧，我该回去了。”

托马斯望着巴迪向汽车走去的背影，心情更加沉重了，他想：他只是说了句“全力以赴”的空话，其他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都没有给他，显然，他也是无能为力了。

托马斯目送着巴迪的汽车开走了。当他转过身来，迈向门前的台阶时，他真不知该怎样迈步，他怕见到安娜，他怕她问起巴迪对这事提出了什么分析，他更怕她得知了巴迪的态度会失去精神支柱而垮下去。

托马斯走到餐厅门口，站住了脚步，他看见安娜把头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双臂中，一动不动地伏在餐桌上，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陪坐在安娜身边的是艾里斯。她呆滞的目光，直盯着地

面。由于悲痛和疲乏的折磨，她也象安娜一样，十几个小时，就象有了几年的变化。她的丈夫爱德华兹，今天的态度尤为感人，他扔下了商务，推掉了慈善会非他参加不可的活动，一直没离开安娜和艾里斯的身边，无言地陪伴着她们。他轻轻地在安娜和艾里斯的身后，不停地踱步，他象要用他那节奏缓慢的脚步声安慰安娜；他象要用他那腮边一直没有擦的泪痕，向安娜倾吐着他内心的苦痛与同情。

托马斯看到爱德华兹这无以名状的忧虑，很受感动，心想：我们虽然是邻居，但毕竟社会地位悬殊太大，过去从无更多的交往，今天，我们家遇到了灾难，作为一个有这样高身份的人，十几个小时一直陪在身边，不住地流着同情的泪水，这对心碎了的人，确实是极大的安慰。托马斯不忍心再让爱德华兹在这里受精神折磨，他走进餐厅，正想劝爱德华兹和艾里斯回去休息时，爱德华兹却先说话了：“你回来得正好，也该劝劝安娜休息一会儿了，总这么愁下去会把身子搞坏的。再说你们的女儿还在病中。”爱德华兹说不下去了，眼眶又湿润了，急忙掏出手帕，捂住脸，把身子转了过去。

巴迪走到餐厅门口，停住脚步，向在场的人扫了一眼，因为有两个人他不知是谁，又没看到面孔，就特意把嗓门儿放大了一些：“你们还没休息吗？”几个人的视线全都被他吸引过去了。他终于看清楚了除托马斯夫妇之外，还有爱德华兹夫妇。巴迪向爱德华兹打了个招呼就把托马斯拉到一边，对他悄声说：“我刚才又走了几个地方，有几件事情还得向你问问，你们夫妇有没有带鲍尔步行到过很远的地方？比如公园，游乐场，或者是市郊？”

“没有。我们都是开汽车出去。”托马斯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“在这个城市里，你们有没有在街上就能认出鲍尔的亲戚或者朋友？当然，鲍尔也得认识他。”巴迪又问。

“你是说有人把他带去玩儿了？”

“对，比如别人坐汽车时看见了他，他也认识那个人，他就跟车走了。”巴迪进一步解释说。

“绝对没有这种可能。”托马斯异常肯定地说。

“巴迪先生，有什么线索了吗？”爱德华兹凑过来寻问。

巴迪说：“没有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我刚才提出的这两个问题，都是从鲍尔的失踪会是一场虚惊的设想中产生出来的。好吧，我就想明确这么两件事情。”巴迪说着也不知不觉地与爱德华兹迈着同样的步子踱起步来。

“巴迪先生，”爱德华兹突然停步，转过身来，面对巴迪，

“你是有名的侦探，对这类案子也许不屑一顾，但是我来求你，以我个人的名义请求你，多帮帮忙吧，我对我的邻居发生这样的不幸，实在有些受不住了。”他说话的声音又有些呜咽了，“你需要多少钱，尽管提出来，我愿负责。”爱德华兹说着从怀里掏出支票。

“爱德华兹先生，你……”安娜抬起头来，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巴迪伸手拦住了爱德华兹：“现在还不必。您是有钱又有声望的人物，以后我会有求于您的。”

“也好，希望你这不是客气。”爱德华兹收起了支票，与巴迪握了握手。

“再见，先生们，女士们。”巴迪又向每人看了一眼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午夜两点的城市，是一天中最静的时刻。巴迪一个人驱车走在静悄悄的街道上，心里象燃烧着一团只能冒烟而不起

火苗的闷火。烧得难受，憋得更难受。每当他想到安娜那痛苦不堪的样子时，就联想到自己的妻子桑多拉和两个儿子——小巴迪和马克。他曾不止一次地设身处地的想过：如果这个悲剧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是我的小巴迪和小马克失踪了，我的桑多拉会怎么样呢？我自己又会怎么样呢？……

巴迪命令自己立即停止这些胡思乱想，为了安娜夫妇，为了鲍尔，他必须集中精力，尽快地从这团乱麻中理出头尾，让这个奇怪的案子大白于人们的面前。

巴迪把汽车停住，他闭上眼睛把这十几个小时观察了解到的情况，做一下分类、排队和小结。他把几个已经证实没有必要再追下去的情况抛开之后，觉得应当尽快展开一下思路；他从安娜家里出来又对她家周围的情况再次进行分析，总是恍恍惚惚地觉得这个案件与汽车有关。现在虽然还提不出太多的根据，但这个想法总难排除他的思路之外。

巴迪不愿再受这无名困扰之苦，他决心沿着这个由模糊意念指引的思路去试探一下。他给汽车加大了油门，带着呼啸的夜风，驶过商业区，驶过立交桥，直向一条废用的疙疙瘩瘩的岔路上拐去。

汽车走在这样的路上，象在进行破坏性试验。颠得巴迪身子发麻，眼皮打架，他自嘲地笑笑：是什么鬼使神差，非让我把车开到这儿来不可呢？他把车停下，向四处望望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现象，他想舒展一下身子，驱散不时袭来的瞋意，就推开车门，走下了汽车。

“嗯？除我之外，还有人曾开汽车到这儿来过？”巴迪忽然发现地上有道很轻的煞车的擦痕。他蹲下来，在煞车擦痕的附近找到了几个断断续续的脚印。可惜，因为刚刚刮过大风，脚印已似是而非模糊难辨，连走向都看不清了。

他对这个发现很有兴趣，沿着这时有时无，隐隐约约的脚印，离开大道，直向堆满脏物垃圾的斜坡下走去。

哗哗的流水声，拦住了他的进路，这条充满污物，散发着臭气的排水沟，使他呆望了许久：为什么有人会到这儿来？他蹲在排水沟旁细看了一阵地面，又有了一个使他难解的发现，到过这里来的至少也是两个人。这里不是花前月下，这里没有管弦佳音，到这里来的绝不是贴心的情侣……是什么因素把这两个人吸引到这里来了？是合谋一个罪恶勾当？还是……巴迪做了许多设想，但都被他自己的反问给推翻了。

遇到疑问，就穷追不舍，这是巴迪多年来当好侦探的主要经验，也是他最可贵的精神。他在这排水沟旁徘徊、思索、寻觅，完全把时间忘却了。直到天已放亮，他才想到该回去休息一会儿了，但在他转身要走之前，向这存疑之地投去最后一瞥时，一个新的发现使他惊讶得几乎要喊出声来：一个儿童海军帽半插在排水沟旁的脏泥水里。巴迪象怕它跑了一样，猛扑过去，把帽子捡了起来。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帽子圆顶里的钢丝弯曲得不圆不方；帽子上的两条小飘带，被绑在一起，成了一个死疙瘩——这是鲍尔海军帽的特点。

鲍尔的海军帽在鲍尔无法来到的地方被发现了，那么鲍尔到哪儿去了呢？面对这种情况，就是对侦探学再无知的人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鲍尔的失踪是有人故意干下的罪恶；要想找到鲍尔尤其是找到活蹦乱跳的可爱的鲍尔，是不可能了！

巴迪手拿着这顶儿童海军帽，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：对这个有重大意义的发现该怎样处理呢？如实和盘托出，那是再简单不过了，不仅可以作为暂时结案的根据，他还可以受到上司的表彰。因为仅用十几个小时就抓到了无法推翻的

物证。有了这个连安娜也无法否认的物证，再用口头和笔头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，是无人能够提出异议的。但是巴迪却不想这样做，他的良心，他的事业心，他的同情心，都不允许他这样。他怕看到安娜的愁容和眼泪，他不忍心将这个对安娜来说无法承受的噩耗，亲口传递给她。他相信时间会让她逐渐清醒，时间更会磨钝、淡化她的痛苦。巴迪要下这个决心也是不容易的。只要他不将现在的发现公布出来，他寻找鲍尔的工作就不能停手。自己硬逼着自己做明知是无效的工作，也不是件好受的事情，何况还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，并且给上司留下个“工作不利”的印象呢！

巴迪手拿着这顶儿童海军帽，默想了许久，对得失利弊进行了反复权衡之后，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：暂不宣布，严格保密。

3 伴着忧虑的喜讯

时间丝毫也没有磨钝、淡化安娜思子的痛苦。她也从未失去把鲍尔找回来的信心。为此，十一年来她一直与巴迪保持着联系：她要他打听各地拾到孩子的消息；她求他不要放弃寻找鲍尔的努力。

作为一家之主的托马斯，面对安娜这种近于神经失常的表现，异常着急，极为忧虑。他很爱她，所以多年来为了扭转她的这种痴情，做了各种努力。但是她仍如鲍尔丢失的那天一样，她坚信鲍尔总会找回来的。

一天，安娜与艾里斯闲谈，两个人谈得非常高兴。托马斯为了巩固安娜获之不易的欢乐情绪，和他女儿特蕾茜一齐动手下了厨房，做了一顿丰美的晚餐，让安娜饱享一下家庭的温暖与欢乐。

谁知安娜面对满桌酒菜，说的第一句话就使托马斯的心情降到了冰点之下。

“托马斯，我真感谢你，你到底记住今天是鲍尔的生日了。”安娜说着又拿过了一副碗筷，放在餐桌的一边说，“这是鲍尔的。”

托马斯的苦心又付之流水了，他忍住内心的不安和隐痛悄悄地说：“安娜，你别再提鲍尔的生日了，不好吗？”

“这怎么能不提？今天是十三号，真的是他的生日啊！”

“安娜，你不觉得一提起这事，就让全家难以安静吗？”托马斯仍然不愿把内心的不满完全表现出来。